

□张林华

生命胜在何处

作家余华因为父亲身患重病,得上海瑞金医院医生抢救而起死回生,借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青春胜利了”的语境,发出了“生命胜利了”的欢呼与感慨(载于2021年4期《收获》杂志),在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共鸣之生,首先是因为我和余华共有一个身份叫“作家”,当然,我无意高攀,余华是大作家,虽然他自谦地称自己是作家里的“赤脚医生”,那是他在与一位更大的作家鲁迅相对而言。拿自己的文学成就比作普通的医生,自然是因为他确实曾经在年轻时当过医生,这就与同样在东瀛学医,后来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于是,余华总结道:“医学上鲁迅是海归,我是赤脚医生,文学上我还是赤脚医生。”这是一句很文学的话,讲得很艺术,含义够丰富。事实上在我看来,就文学成就而言,余华早已是公认的名医了,即使他谦认是“赤脚医生”,那也是方圆数百里村庄都知晓的人物,是赤脚医生队伍里的“田春苗”。

当然,仅仅是同为作家,共鸣不至于强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另一个出奇相似的经历:我与他,同样有一位不幸身患重病的父亲,又极其有幸地遇上了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上海医生,得以重生,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这是父亲之幸,也是为儿之幸,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是生命之胜!

我的父亲,是一家地方国营厂的普通工人,在某次劳动中出了严重的工伤事故。上世纪70年代初,县医院的条件实在有限,对这样伤及椎骨的重病,完全是一筹莫展。这相当于给年轻的父亲判了死缓;他的大半辈子,极有可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工厂因此已在考虑给父亲办理工伤残疾证。

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事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好在天是无绝人之路,由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响应领袖号召,下乡巡回医疗,恰好来到父亲厂子所在的小集镇卫生院。医疗队本由内科医生组成,专为治疗血丝虫病(俗称“大肚子病”)而来,我父亲却不由分说找上门去求助,实在也是病急乱投医。万幸,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黄文义医生。

黄医生不仅没有因专业所限而直接回绝父亲的要求,反而极其耐心地、反复地看着X光片子,甚至还慎重地走出屋子,将片子举在头顶,在蓝天的映衬下,细细端详,思考着,然后进屋,一字一顿地说出一句在我父亲听来却如酷暑惊雷一般的话:“张师傅,您的骨伤应该可以动手术治好的。”

我相信黄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已经在一片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即使这个积极的信号相对微弱,甚至存在风险,但是医生细心捕捉到了这一点信号,而且大胆提出独立见解。当然,黄医生处事也很谨慎周到,回到上海不久,他特意找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外科权威,恳请他确定了救治方案,又争取到同院的另一位权威的外科医生亲自主刀。事后的一切证明,正是得益于上海医生们的团队接力协作,通过精准的会诊和治疗,让一个原本微弱的消极因素。

手术进行了差不多近8个小时,首先需要从骨盆切割下一块直骨,再接到那受伤骨折的背椎骨上。父亲做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手术时,我刚读一年级,少不更事。除了突然被告知爸妈要出

差上海一段时间,很不情愿地被转到乡下村小读书,由外婆照看外,无从体验这一惊心动魄的家庭变故。若干年后,我才渐渐明白,遇到黄医生这样的上海名医,对父亲,对我,对我们全家,都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有没有好好地酬谢一下医生们?“人家可是正人君子!”父亲总这样回答;黄医生挺和善的一个人,但一听到我有这样的意思,立刻变得一句话也不愿多说了,我曾经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家庭住址,送去一袋螃蟹,黄医生也坚辞不受,推来推去好多回,这才勉强收下了,还特意悄悄地交代夫人出门买来一盒大白兔奶糖回赠,让我们很是不好意思。论价值,这用漂亮铁盒包装的奶糖,可大大超过我买的网兜里的这几只螃蟹了。不仅如此,还有特别让我们意外的事,大约过了一月左右的某天,我忽然收到黄医生的一封信,信里除了关照我注意休息好以外,竟夹了20斤全国粮票,实在让我们感动得不行。要知道,在那个物资紧缺、供给计划的年代,全国粮票可是个宝贝啊!这份情义,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啊!

岁月如梭,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还珍藏着医生们确定医疗方案的便条,以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病历、票据,令我很意外,也平添一分感动。翻看着那些已经发暗发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纸条,我看到了一份医者与患者之间真实可感的浓浓情谊,也分明感受到由此折射出来的、无形却实在的医德。“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华序》)诚然!

我父亲今年已八十又五了,腰上的伤痛从没有复发而折磨过他。退休以

后,他迁居乡下老家,空余侍弄起屋旁的一块菜地来,弯腰劳作是每天的必修课,他因此越来越频繁地感叹起他健康的腰来,然后念叨黄医生们的好。父亲大半生为人正直,遇事体谅他人,所以人缘不错,但凡得人夸奖,他总是说,我也得到别人的好,所以出手帮帮别人是应该的。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这一场大病与救治的经历,大大地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观。

医术与医道,一定是文学所关注与描写的领域。余华的文章里也谈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关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

余华的话我基本认同,不过我认为,医学与文学间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够传递温情与三观。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或者说对人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医学的核心在于“人道”,人道精神与人性之美,是理想的医疗呈现给世界的灿烂之花。白求恩曾说:“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有任何病人被漠不关心地认为是一个生物,手术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医者治病,与死神搏斗,救人生命于危急时,确实完全配得上说是生命的胜利,而医者若能在医疗中传递关怀,甚至人文精神,那就是患者精神上的生命胜利,是更为难得的胜利。

不能不承认,尽管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多数疾病还是无法根治的。因此,医生能够给予病人的,除了必需的治疗,还有更多的安慰和帮助。就像美国著名医生爱德华·利文斯通·特鲁多的墓志铭写的那样:“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不知道黄文义这几位上海医生是否还健在?但愿!按父亲的年龄推算,如果健在,应该也都接近于或已是百岁老人了。那么,我要衷心祝福几位医界老人健康长寿!

——以一个受益者的名义,更是以一个公民的名义。

□陈大新

“雨巷”在哪儿

前些时,我在“美篇”贴了一文,说早年间游浙东古城临海“小龙须巷”,逢绵绵细雨,因感觉有戴望舒“雨巷”的韵味。引来一“美友”发来的一文,说:“愚故乡苏州‘三元坊’院后植有两排玉兰树,靠墙一遛皆丁香。春夏丁香树枝伸出墙头,丁香花香四溢,直冲巷外。此巷乃一‘死巷’,巷口进去两侧青砖墙,巷底亦此。非附近人家会误步其间。尤其丁香花香气袭人时节。墙左侧有一偏门,平常无人进出,偶有粗使女佣名月信会出此门,回家将养数日。‘丁香巷’亦随芳邻顺口叫起而得。‘雨巷’,自是戴望舒先生自撰丁香巷雨天。据云,当年不过一笑谈尔。愚听闻‘雨巷’,即觉些许好笑,未知当年戴先生于此巷中碰到了哪位小姐姐哩。”

戴望舒早期诗作《雨巷》，融入南唐

□蹇庐氏

读一则“官方声明”

读到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则官方声明,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为妙趣横生且耐人咀嚼的“官方声明”。不长,遂录于此:

2021年8月7日下午,有两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览时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互相漫骂、撕打,并引起大量游客和附近动物的围观。经当地公安机关调解后双方和解。

北京野生动物园提示广大游客,夏季天气炎热,出游时要保持良好心态,保证家人的安全最为重要。

另据内部人士透露,双方撕打地点附近的动物们是第一次看到人类之间的打斗场面,令它们印象深刻,当晚部分动物家庭在兽舍内纷纷效仿,场面一度失控,在饲养员的耐心教育下才知道打架不好,特别不好。

说它妙趣横生,妙就妙在虽是“官方声明”却非常俏皮,亦庄亦谐,然而幽默之中却又让人咀嚼出一丝苦涩。

□申功鼎

不负茶滋味

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说自己:“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我也爱喝茶,自大清早进办公室泡第一开茶,直至晚上喝完最后一口夜茶。掰手指数数,远远不止更换三次茶叶子了。

我的祖父生前是一天也离不开茶的。在外忙活了一天,回到家中,便一头扎进书斋,半坐半躺在藤椅上。一盏清茶,一卷好书,不知不觉中,倦意渐消,这大概是他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光。彼时,祖父是一家知名布行的“大当家”,手头阔绰,喝的是家乡特产——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贡茶碧螺春,洞庭碧螺的茶芽非常细嫩,每斤约有7万颗芽头,倘若特别名贵的碧螺春,能达到9万颗左右芽头。观之,“铜丝条,螺旋形,白毫显露,银绿隐翠”,且“其贵如珍,不可多得”。捏一小撮,开水冲下去,毛乎乎的“绒茶”蜷曲在热水里,芽叶徐徐舒展,似白云翻滚,茶水银澄碧绿,清香袭鼻,啜一口,凉甜鲜爽,舌底生津,饮后回甜无穷。祖父这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惜乎,好景不长。到了他的后半生,上世纪60年代末,被贴上“资本家”标签的祖父,拖儿带女,下放到江苏北部一个贫穷乡村接受“改造”。从深宅大院搬到土墙茅屋,从珍馐佳肴到清汤白饭,手头拮据起来,祖父坚持“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茶”,只是,昂贵的“绒茶”碧螺换成了廉价的“粗茶”炒青。

祖父每天下地干农活,都会事先烧好一壶开水,然后抓上一撮茶叶,扔在壶里,父亲说,整间屋子都弥漫着清清凉凉的茶香。

炙热的七月,一天正午,邻家小哥哥匆匆找到父亲:“快,快,你爹不行了!”父亲丢下书本,飞奔到田头,看见祖父直挺挺躺在地上,在村民帮助下,合力将祖父抬到阴凉大树底下,父亲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打扇子,累到快虚脱,祖父方才微微睁开双目。此刻,父亲提起茶壶,将茶水缓缓灌下去,见祖父脸上回了血色,父亲这才长舒口气,一条老命,总算从鬼门关口夺回来了。

学校可以停课,孩子的学业不能停。到了夜间,祖父敦促子女们背诵诗

文和单词,半分也不敢懈怠。孩子们到底年轻贪睡,一到点就连连打呵欠。于是,祖父烧上一壶醇醇的浓茶。孩子们喝完,须臾间,精神抖擞,挑灯夜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1977年高考恢复后,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国一流大学。

自我有记忆起,印象中,父亲也是极爱喝茶的,几乎每天茶杯不离手,不管读书看报,抑或干家务活。杯中之叶粗实肥大,大概唤作“顶谷大方”。

怀着十二分的好奇心,有一次,趁他不注意,我端起茶杯“咕咚咕咚”连喝数口,涩得直吐舌头。父亲说,小孩子不能喝老浓茶,夜里要睡不着觉。他从茶叶罐头里取几根新茶泡在玻璃杯中,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直至水呈青绿色,我小心翼翼地啜一小口,较之可乐、果汁的甜腻,这茶虽入口微涩,细细回味却别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直透肺腑。

我喝上了茶,便不再碰果汁、可乐等饮料,有事无事,总会习惯性泡上一杯茶。从少年时读书到成年后码字,茶越泡越淡,手稿却越叠越厚,一篇篇文章,就是在茶水里泡出来的。

苏州人爱喝茶。在苏州,没有什么事是一杯茶不能解决的。比如,甲、乙两人有了过节,双方碍于面子,不好直接沟通。于是,丙就作为中间人,约好双方一起上茶楼“吃个茶”。

苏州茶楼的风景,甚是漂亮。在园林“茶楼”里喝茶,靠窗而坐,不出宣室,便能看到对面的假山、曲桥、乳鱼亭……如一卷国画美轮美奂摊开在面前;在老街“茶楼”上喝茶,挑个靠窗沿街的雅座,“茶博士”一壶茶端上桌,弦琶琮铮不绝于耳,推开窗户,满街景色,尽收眼底;在山坞“茶楼”里喝茶,在远离尘世的山村,看满山花木笼罩在一方淡淡雾霭中若隐若现,此时,看山有色,饮茶有味。人的心情也变得漂亮起来。把茶喝透了,彼此的心结也就打通了。话越说越投机,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接近,前嫌尽释、握手言欢……

家乡人极爱喝茶,我们祖孙三代也离不开茶。人生如茶,豁达开怀。终究,皆免负了这茶滋味。



□韦蔚

惦记着那个小丫

这段时间,一直惦记着一个名叫全红婵的小丫。

从8月5日那天起,“全红婵”这个名字就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十米跳台上一跃而起,响彻中国了。

拿小丫来说事的文章也是铺天盖地。当然,小丫也委实值得人们一说再说的。

今夜,我不想说小丫压水花实在压绝了,我从没见过谁能从十米高台翻滚着旋转着在扎入水中的那一刻居然可以这般地“波澜不惊”。

今夜,我也不想说但凡是人大大抵都会趋炎附势。全红婵一跳成名,老家门庭若市。众多亲戚朋友不请自来,还有开着豪车来攀亲的。小丫妈妈竟然不知道自己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

今夜,我只想说说我对小丫的惦记。

我一直惦记着的不是小丫多出彩,小丫多给力,小丫多难得,小丫多可爱,小丫多不容易。我惦记着的正是小丫的明天。

这明天,不是三年五载,甚至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小丫的一生。

当有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跳水训练的时候,她回答说:“以为跳水就不用读书了!”

面对记者问其“性格”,小丫满目狐疑,在她的语库中拼命机寻,“谢哥?”“杏哥?”“杏哥是谁啊?”“啥?”“啥?”她实在无从想象这发音为“x i n g g e ”的究竟是啥。小丫的脑海里瞬间就被这“性格”搅得水花四溅了。

小丫只有在说“我比较喜欢玩游

戏,吃鸡、王者荣耀”的时候才眉飞色舞。

小丫妈妈告诉记者,小丫“最喜欢的就是小卖部里那些五毛钱一包的零食,辣条是最爱”“她从小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开一个小卖部,里面的东西可以随便吃”。

小丫是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与穷乏的精神世界里一天天长到了14岁的。若是指望小丫一头扎进游泳池里扎出了金牌,随之也就扎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与阔远的精神世界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想着这个连“性格”都整不明白的小丫,我没有办法不去惦记——那个拿了金牌,天真明媚,不喜欢上学而喜欢“吃鸡”,喜欢“王者荣耀”的小丫了。

暮色四起的时候,我在网上搜索“吃鸡”。我知道了“吃鸡游戏”的前身就是开放性世界生存游戏,是现在最新形式的一种游戏。它由开放性世界、射击、生存以及网络竞技四大元素组成,是把地图上的敌人全部变为真人玩家,再结合常规网络游戏的个人生存战的一种玩法。

原来“吃鸡”也关乎生存。

我不知道小丫在游戏世界的生存能力如何,但我知道小丫很能吃苦。可是这个世界未必会善待那些肯吃苦的人。那些在全运会、奥运会享受过“王者荣耀”高光时刻的冠军们,哪个不是吃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一路走来!而他们的人生下半场未必圆满,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活得既艰辛又凄凉。

肯吃苦的小丫会被这世界温柔以待么?

协作:

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